



灯下文谈

一位朋友从希腊归来,在餐桌上谈起雅典,对古代的巴特农神庙,一脸崇敬,谈起当今雅典的现代建筑,一脸的不屑和轻视。朋友说,中国现在一般的中等城市的现代建筑,都要比雅典的现代建筑优雅考究。

我也访问过希腊,在雅典小住过5天。开始,我也和那位朋友一样,对雅典现代建筑的平凡、陈旧很不以为然。雅典除了奥运场馆是新建筑,好像没有别的建筑是崭新的、金碧辉煌的。然而随着访问的深入,我最终改变了看法。

原来,希腊地面上的现代建筑很不起眼,地面之下的管道,污水收集系统都是密如蛛网,工业废水、生活污水,都是在可控的地下管道中流淌,一直流进污水处理厂,经过无害化处理,再重新流进江河湖海。哪怕是希腊的农村,每家农户的房子底下,都建有集污管道,生活污水全部流进管道,一点也不会污染环境,更不会污染江河。

仔细想想,现代化程度并不高的希腊,能够在全国建起这样一个巨大的地下工程是多么了不起啊!难怪爱琴海水碧蓝碧蓝,清澈见底,难怪游客会说,不游爱琴海,不算去过希腊。

反观我们中国,不要说大城市,就是中等城市的街头,也是耸立着巨大的簇新的金碧辉煌的现代建筑,玻璃幕墙在阳光下反射出强烈的折光,难怪有些西方游客走进中国的大中城市一看,会怀疑中国究竟算不算发展中国家。

但是,中国城市地下的污水收集系统建设的滞后会告诉这些西方游客,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发展中国家,中国广大农村的地下污水收集系统更是一张白纸,尚未开笔呢,所以,中国的环境污染会如此严重,全国所有的大江大河都遭受严重污染,湖泊的情况更危险,太湖蓝藻的集中暴发,滇池、巢湖的严重污染都在向我们敲警钟:再也不能向湖泊江河中倾倒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

了,必须从现在起就重视地下污水收集系统的建设,否则的话,我们就会陷入一个荒谬的悖论:住在江河湖泊边上金碧辉煌的高层建筑里,银行里也许有7位数的存款,但却喝不到一杯干净的水,只能每天闻闻水面上散发的臭气,这难道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吗?

也许有人会说,先污染,再治理是规律,发达国家也是这么走过来的。不能说这种观点毫无道理。但是,中国的国情特点是:人口稠密而生态系统脆弱,生态环境已经不能承受日益增多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,环境现状已经触及到人口生存的底线了。如果我们有美国、俄罗斯、加拿大那样的本钱,如果中国也是地广人稀,环境稍微污染一下问题还不小,就像我们的长江,沿江十几座城市都在往长江里排污水,因为长江水流量大,自净能力强,水质至今还是过得去的,但如果一直朝江中猛排污水,也许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第二条黄河,又一个太湖。所以,美俄加这些生态环境基础好,地广人稀的国家也十分重视环保,而我们这个人口稠密生态系统脆弱的国家反倒不重视环保,真是太不可思议了,如果真的要到经济充分发展后再去治污,恐怕污染程度太严重,量变引起质变,到时要像贾宝玉一般大呼:我来迟了。因为林妹妹死了,来不及了。

我觉得,中国城市现在地面上的建筑,就是和发达国家比也不能算落后了,但地面以下的污水管道建设,却不知要落后多少年!不能从现在开始就向希腊学习,更加重视在地面以下追赶发达国家,先从城市的地下修建污水管道,将所有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都收集起来,经过无害化处理后重新排放江河,然后再在小城镇、农村也开始修建污水管道,在地底下建起一张巨大的污水管道网,一张地底下的治污“互联网”,一点一滴地持之以恒地积年累月地坚持下去,这张地下“互联网”是一定可以建成的,中国的江河湖海像希腊、像所有发达国家那样清澈见底是完全可以预期的。

清晨,紫阳的马路还没有从夜色中醒来,我们就去思溪和延村了,中午赶到理坑。理坑位于婺源北部的边缘,是一个不足千人的山村,距婺源县城约30公里。村庄始建于元末明初。建成后,“丁才渐旺,人文顿开”。特别是到了明代晚期,村里面出了一批颇有名望的硕儒、宦宦。如明万历年间工部尚书余懋学,明天启年间吏部尚书余懋衡,明崇祯年间广东知府余自怡,清康熙年间兵部主事余维枢等。在“学而优则仕”的科举时代,理坑人循着读书、做官、光宗耀祖这个轨迹,世代奋斗,使这个僻静的小山村青史留名。这里便有了“尚书第”、“司马第”、“大夫第”等官邸。

我们的脚步落在布满岁月印痕的小巷中,雕花楼台与官邸民居,它们都是故事的载体,时光的雕塑。走进一座依然住着两位老人的雕花楼,小心翼翼地踩着陈旧狭窄的木楼梯,轻轻地穿过宽大幽暗的回廊,来到一排雕花木窗前,探头往下看,是一个深深的天井,正午明亮的光线切割着幽深的空间,光影的背后似有无数往事向我涌来,历史就流动在理坑的空气中,生命很短,历史很长,而历史的漫长正是由无数有限的生命



延续的,浩瀚的历史留存 在史书中,也栖息在这样的村落,这样的旧居,这样的阳光也无法穿透的幽深中……在一户农家宽大的客厅里喝茶,主人告诉我们那座雕花楼就是他们家的,因年久失修,他们小辈平时很少上楼。

从理坑到虹关,几乎没有游客,山路崎岖狭窄,汽车在土路上颠簸着,我们坐着辛苦,开车的朋友更辛苦,而窗外的景色便是对我们最好的安慰。

远方一座拱形石桥静静地出现在山路上,石桥没有栏杆,桥身布满绿色的藤蔓,桥下是清澈的溪流,泛着细碎的柔波,桥似乎不仅仅是桥,如同一棵绿意苍翠的巨大乔木,与山浑然一体,

不分彼此。我们不约而同地下车,停下来也是看不够的,友人的专业相机早已快门声响成一片了。这是蔡家水口桥。我们过桥,在我们的人生长途,会有多少座这样的桥呢?

坐在虹关的千年古樟下休息,心里知道这是此行的最后一站了。我们将 从虹关去黄山,从黄山转入徽杭高速公路,抵达杭州。这是一条我们以前没有走过的新路。虹关不知是不是一个古战场的遗址,作为一个地名弥散着一种苍茫幽深的古意,道路说不上险峻,却如是陡峭偏僻的山路,盘山的公路上几乎没有同行的车辆,时而有山涧的清泉从峭壁上流下来,叩打着汽

吊老画师程潼十发先生

谢春彦

思翁去后一潼在,大树倾前九叶空。
滴水小河曲犹亮,云间何处觅幽风。

二〇〇七年七月十七日夕,晚报名记林明杰先生电告程公辞世,口占吊之耳。公乃云间人氏,与明季董其昌同邑,名潼,以号十发行。《小河淌水》为其草创风格时期名作也。今程公一去,老海派水墨画人从兹绝矣。

车的玻璃,山路漫漫似乎没有尽头,汽车像小虫在山间卖力地前行。一丛丛嫣红、粉紫的杜鹃盛放在山崖上,寂静中释放着无人知晓的心事。

汽车盘旋着颠簸着,让我感到晕眩,又翻过一座山坳,眼前的一幕犹如国画的布局,午后的青山敞开着宽厚的胸襟,紧紧地环绕着一丛白色的房舍。我不知道风往哪一个方向吹,只感到一阵金沙沱埋的宁静,在伟岸的山间,白色的房舍显得空灵而小巧。大山无言,如慈母般的爱就这样绵延在天地间,让我想到的是地老天荒,在山脉的生命里,岁岁年年他们的相依相守是如此的寻常,

在我的眼里却是传奇的一页,永远的记忆。有位摄影的朋友下车,他说,要留下大山、我们和汽车的合影,这样的苍茫路,这样的独自行,整个大山里只有我们的车,不该留下纪念吗?

汽车继续在山路上开,我以为此行不会再有意外的惊喜了,没有想到我们又一次在童话的边缘

停了下来。天空开阔,夕阳的余晖沐浴着青葱的山峦,山前是一片白色的民居,民居被大片厚实的油菜花田环绕着,一条清冽的溪流守护着花田和房舍,形成一条童话与现实的边缘,区分着现实和童话。我们站在路边,站在现实的岸边,惊诧于眼前的童话,它线条单纯、色彩鲜明,散发着金灿灿的芬芳,这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美丽。盈盈一水间,默默不能语。

距离是制造神话必不可少的条件,如果我们可以走近童话,那么甜美的童话就消失了,变成了平淡的现实。我们只能离开,安慰自己,眼前的一切不是梦中的幻影。心里想着婺源的美有一首古诗概括得很好,“古树高低屋,斜阳远近山,林梢烟火细,村外水如环。”

汽车远离了山路,驶向徽杭高速公路,落日的余晖一寸一寸地暗下来,我们又进入时光巨大的格式中,赶赴日常生活中的按部就班。群众雪亮的眼睛和他们的监督,我们就可以有效地遏制腐败。”——看那一张张张似曾相识的脸,如今变成了犯罪分子,本区的人民群众暗暗吃惊,同时,也佩服这位“根据群众举报”的举报人。小区门口的公交车站上,马路对面的菜场里,总有人议论:这个小区里的保洁员厉害,腐败分子逃不过她的眼光。奇怪的是几个月内,小区里有十多户人家搬走了,后来又又有几户人家搬回来了,“我不是腐败分子,为什么要搬走?”以后的两年里,小区被评为精神文明小区。这个小区真实的名字,很多人并不知道,人们凭想象叫它保洁小区。

从那时起,李桂蓉总觉得有人尾随着她,那些人若隐若现,有时在她工作的小区里,有时在她上下班的路上,李桂蓉心里坦然,并没有太在意。今年人代会的电视报道里,李桂蓉看到了接受记者采访的反贪局长,“案件侦破后,保护举报人不受打击报复,不受到人身伤害,是我们一项长期的重要的工作。”那个形象一下子清晰在李桂蓉的眼前,她明白了,近三年了,在她的身后,也有这位反贪局长一直在暗中保护着自己。李桂蓉的心里涌动着一股暖流。那天傍晚,李桂蓉下班的时候,又看见这位“散步”的反贪局长,她转身迎上去:“谢谢,……你就是反贪局局长?”“应该谢谢你。”那人一笑,“我和你一样,也是保洁员。”

物。汉学研究权威刊物《通报》,由法国汉学家高第和荷兰汉学家施古德合编,藏书楼藏有自1890年创刊至1948年间的38卷;《皇家亚洲学会北支委会会报》由英国旅沪汉学家伟烈亚力于1858年创刊,是研究中国及亚洲地区近代历史的珍贵资料,藏书楼藏有此刊1858-1948年间共73卷;此外,数十种的《汉学杂编》丛书更丰富了藏书楼的汉学珍藏。

明请读一篇《报人戈公振和藏书楼的情缘》。

「槩」和「扞」

伊人

据报章披露,收词1.5万之多的《上海话大词典》即将问世。这对于传承上海话无疑是大好事。不过,书未出而声先闻;在“先闻”之中,笔者却已发现了一个小疑点——有报道介绍这部大词典时举例说:“如‘削生梨皮’的‘削’,上海话念qi,这次收入时为‘槩’。”这个字例当然不是记者自说自话地写上,而是由该词典主持者当作范例提供的。笔者认为:选取这个“槩”并不合适,理由如下:

《辞海》对“槩”的诠释是:(1)古代用木削成以备书写的版片。……引申为刻本。如宋槧,旧槧。(2)简札,书信。可见“槩”指为物——书写简札、刻本或书信。当然从“槩”字的上“斩”下“木”来看,它原本似也作为一个动词,即王充所说的“断木为槩”。但这也明白可以看出,曾作动词的“槩”是指“砍”(即“斩”),而不是“削”。试问,要把生梨的皮去掉,能用刀来砍或斩吗?当然不能。

顺便说一句,削掉生梨、苹果之类的皮,上海话也不是说qi,这个动词的读音不是“几妻”韵,而应是“烟鲜”韵,即与“干”同音。

事实上,意为“削”而音如“干”的字,早有现成的了,这就是“扞”。也是在《辞海》中,“扞”的义项之一是:“吴方言,修剪之意。如扞脚。”我们知道,扞脚主要就是扞掉脚上的皮(死皮)。同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《当代汉语词典》,它对“扞”的释义,其中一项便是:“[方]削;剪:扞脚。苹果要扞掉皮再吃。”这里说的“方”当然是指吴方言,而其所举的语例(苹果扞皮),更是明白无误。“扞”用作上海话的一个动词,确实很合适,把生梨、苹果的皮削掉,要用手——左边挑手象意,右边“干”则是象声。

放着现成的“扞”不用,却另择表意不恰的“槩”,而且前者只有六划,后者有十二划;如此舍近就远,取繁弃简,真有点搞勿懂。

李桂蓉从纺织厂下岗以后,应聘在这处高档住宅小区里当保洁员。她负责小区道路的清扫、垃圾的分类包装和公共设施的保养清洁。没有了计件定额,李桂蓉的工作一样认真细致,一样兢兢业业。那天,她在擦拭居委会宣传栏的时候,看到里面贴着三张彩色照片,个个面带微笑和蔼可亲,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,他们是人民代表的候选人,都是本地区领导干部。她凝视着照片许久,便向居委会主任报告:

“中间那人,住在xx号的,他一定是腐败分子。”

主任从椅子上跳起来,就差没有用手捂她的嘴了。“领导放在我们这个小小区选举,是对我们的信任。”主任说,“当然,向上级反映问题,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民主权利。”李桂蓉犹豫了。下班回到家里,老工房里的邻居们又聚在昏黄的过道灯下,有的拿来了报纸鼓励她,“党在抓反腐败的工作呢。”有的说:“这就像看到小偷偷东西,你不喊,良心过得去吗?况且你以前是我们厂里劳模。”



清兵南下系列战争的记述乃卫匡国亲身所历,具很高史料价值,被称为17世纪欧洲第一部中国现代史和政治史杰作。18世纪,法国执汉学研究之牛耳,耶稣会士杜赫德于1735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巨著《中华帝国全志》4卷,是一时期的一部扛鼎之作,藏书楼藏有此书巴黎法文初版、伦敦英文初版等多个版本。杜赫

这天夜里,李桂蓉给反贪局的领导写了一封信,如实反映了她看到的事实,署了名。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深夜,三位年轻的检察官开完会后来到了李桂蓉的家里,向她进一步核实了有关情况,并将一封信交给了李桂蓉。信是反贪局局长写的:“李桂蓉同志,你反映的问题属实,经上级领导批准,已经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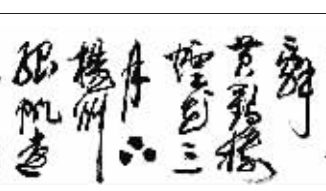


保洁员

吴建国

案办理。你为党和人民立了一功,同时也请你注意保护自己。”下面留了四个电话,说明:“如遇打击报复请拨打电话告诉我们,其中手机是24小时开着的。”

几个月后,电视里报道:“根据群众举报,本区破获一起建国以来最大的贪腐案,涉案的十三名被告全部被判刑。”报道最后说:“办公室里腐败是隐蔽的,腐败分子往往在他们的住地露出种种蛛丝马迹。只要有人



德择取卫匡国、宋君荣等多名在华耶稣会士作品编入《全志》,使其成为18世纪“西洋汉学空前之金字塔”。19世纪初,汉学真正成为一项专门研究领域;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化进程,法国在中国研究上的垄断局面被打破,各国均出现了卓越的汉学家,诸如法国的儒莲,荷兰的施古德,英国的理雅格等等,这些名家的著作都可轻而易举地在藏书楼找到,可见西方汉学确立并深入发展的百年历程。

徐家汇藏书楼还系统收藏了一批难得的西方汉学研究刊